

河南省博物館
館藏青銅器選



前言

河南向來被視為中國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區。早在公元前兩千年以前，這裏便出現了青銅冶鑄業，後經商、周、春秋、戰國的不斷發展，各類精美的青銅藝術品大量涌現，譜寫出一幅輝煌燦爛的青銅文化的歷史篇章。本館所藏的青銅器雖不算多，但酌選其中有典型性者，匯而成集，亦可管窺我國博大精深的青銅文化之一斑。

本館青銅器之收藏，始於本世紀二十年代末。其時最著名的藏品，乃是1923年發現於河南新鄭的包括蓮鶴方壺等珍品在內的春秋時期的窖藏青銅器。三十年代，本館先後參加了安陽殷墟、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等遺址、墓地的發掘，出土文物尤以青銅器為豐。新中國成立後，本館青銅器藏品的數量和種類日漸豐富。在鄭州商代遺址的發掘中，出土了一批早於殷墟時期的商代青銅器，大大加深了人們對商代青銅器的認識。七十年代中期，在安陽殷墟清理了商王武丁配偶婦好的墓葬，僅青銅器就有四百多件，通過本書所錄的數件婦好墓青銅器珍品，可看出商代晚期青銅文化的繁榮局面。七十年代末，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縣下寺村，發掘了一處密集的春秋時期的楚墓群，獲得各類文物數千件，其中青銅器一項就達六百件之多，包括以失蜡法鑄造的雲紋銅禁和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這樣著名的青銅藝術品在內。此外，本館還先後收藏了溫縣小南張、羅山後李村、鶴壁龐村、郟縣太仆鄉、新野西關、光山黃君孟夫婦墓、潢川高稻場、三門峽上村岭、新鄭白廟范、信陽長台關以及洛陽、南陽、平頂山、禹縣等地出土的各個時期的各類青銅器，上起三代，下迄漢唐，計有禮器、樂器、兵器、車馬器、生產工具、生活用具以及雕塑藝術品等青銅器藏品數千件之多。

商周時期，統治階層特別重視禮樂和戰爭，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最先進的生產力當然也都用於這些方面，因而高度發達的禮器是中國青銅文明的顯著標誌之一，禮器的數量在中國青銅器中也佔有絕對多數。從禮制的角度看，禮器是貴族世家的標誌，是廟堂中不可缺少的常設寶器，禮器使用的多寡，是體現尊卑貴賤等級制度的象征。尤其在西周時期，禮器作為禮制社會的載體，嚴格地恪守等級制度的原則，不可擅自逾越等級界線。

禮器是一個組合複雜的群體，其中包含酒器、食器、樂器、盥洗器等不同的器物類別，而其重心則是鼎，所以，禮器所反映的等級制度又被稱為用鼎制度。根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商代用鼎制度尚不明朗，到西周時期，開始形成了嚴格的用鼎制度。據文獻記載，西周時期有用鼎資格的人，大致可分為五等，各等人用鼎的數量皆與其身份和地位相適應。這五等人及其用鼎數量分別是：天子大牢九鼎，諸侯大牢七鼎，卿大夫少牢五鼎，士特三鼎，庶人一鼎。這五等界限森嚴，不可逾越，如有逾越，則受懲

罰。春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逞強，用鼎制度開始出現了僭越現象，即下等的人濫用上一等人的用鼎數目，這是禮崩樂壞的一種表現，已得到考古學資料的印證。

在用鼎制度中，與鼎搭配使用的另一種禮器是簋。簋乃盛黍稷稻粱之器，在祀典和燕樂中，常以偶數與奇數的列鼎相配使用。據禮書所載，其使用的制度是：大牢九鼎配八簋，太牢七鼎配六簋，少牢五鼎配四簋，特三鼎配二簋，一鼎無簋。

樂器是祀典和宴樂中的必備之器。青銅樂器的種類有鐃、鐘、鈴、鉦等數種。鐃是最早使用的青銅打擊樂器之一，流行於商周時期。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鐃，多是三、五成組，且形制相同，大小相次，但音階不全，不能演奏完整的樂曲，應是與其他樂器相配合的節奏打擊樂器。鐘由鐃發展而來，流行於西周以後，有甬鐘、紐鐘和鐃鐘（平口鐘）之別。鐘音量的大小，取決於共鳴箱（體箱）的大小，音頻的變化，取決於鼓部的厚薄，凡共鳴箱以合瓦形構成者，一般可擊出兩個音，其中一音在鼓的中心部位發生，另一音在鼓側發生。橢圓形和圓形的鐘體，一般只能產生一個音頻。鐘的組合數目由三枚到數十枚不等，數量越多，音域越廣，如本書所錄的王孫誥編鐘共26枚，是目前所見的春秋時期音域最廣的編鐘之一。

除禮器之外，兵器在青銅器中亦佔有很大的比重。兵器的種類有戈、矛、鉞、戟、鉞、劍等，戰國以後，增加弩機一類。戈又稱勾兵，分無胡戈和有胡戈兩類，無胡戈主要流行於商代，西周以後，有胡戈增多，至戰國時，戈已發展得比較完美，殺傷力明顯增強。矛是刺殺的兵器，狹葉矛主要流行於商代，闊葉矛主要流行於西周，斷面成菱形的狹矛主要流行於春秋以後。戟是兼有勾殺和刺殺功能的兵器，多為矛與戈的組合體，亦有將二者整體合鑄為一者。鉞在古代多為權杖之器，《尚書·牧誓》說：“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號季子白盤》云：“賜用鉞，用征蠻方。”可見鉞乃是兵權的象征。劍為短兵器，可隨身佩帶。其起源可能在北方草原地帶，至西周時始流行，春秋以後逐漸增多，其形體也愈來愈長，到戰國時，佩劍之風大盛。據《考工記》記載，士人依身份地位之不同，其所佩劍的長度和重量亦有差別，可見，劍已超出了純粹兵器的範疇。

本館所藏的夏代青銅器數量極少，且與商代早期之器甚難區分。就器類而言，僅有爵與斚兩種。器物的造型甚為古朴，器壁較薄，表面僅有簡單的花紋裝飾。不過，在鑄造方面已採用了較為複雜的合范工藝。這些現象表明，夏代青銅器已經超越了起始階段，正在朝著成熟的方向邁進。

商代中期以後，青銅器日漸發達，鄭州出土的青銅器可作為典型代表。所見器形有鼎、斚、盃、觚、尊、壺、

卣、甗、盤等，其常見的組合是鼎、爵、斚、觚，而爵和觚乃是組合的核心。器物的形體風格大體可分為兩類：三足器大多為透底空足，圈足器喜用十字鏤孔。器壁薄，表面皆有花紋裝飾，常見的花紋有單線饕餮紋和夔紋，亦有部分聯珠紋、乳丁紋、弦紋、漩渦紋和人字紋、雲雷紋。花紋一般是單層，稍晚階段則出現了兩層花紋，還有浮雕的牛首和扉棱，以增加器物的立體感。個別器物鑄有族徽符號，如本書所錄的出土於鄭州的饕餮紋壘和漩渦紋戈上，分別鑄有“𠂔”和“郟”兩種圖畫文字。根據鄭州張寨南街所出的饕餮乳丁紋方鼎來判斷，多范分鑄工藝在當時已被採用，這是青銅冶鑄史上一次重要的創造發明。

商代晚期的青銅器以安陽殷墟所出為代表，所見器物較中期增加了獻、簠、豆、彝、觥、觶、饕、俎、鏡、冑等。一些原有的器形也出現了新的形式，如出現了方形的尊、斚、壘等。另外，以動物形象為造型特征的器物也開始流行，如鴉形的尊、鴉形的卣、獸形的觥。許多器物的形制特征較中期有明顯的差異：三足或四足器多變空足為柱狀實足；圈足器上的十字形鏤孔消失。器物的造型風格凝重堅實，莊重典雅。其花紋繁縟精細，題材仍以饕餮紋為主，新增加了虎、鳥、蟬等動物和鉤連雷紋、蕉葉紋等圖案性紋飾。花紋一般可分為地紋和主題花紋兩層，形成層次分明的“複層花”，如果加上繼續流行的浮雕與扉棱，則成為有名的“三層花”，製作工藝極為精湛。許多器物上鑄有族徽或人名，再晚階段還出現了多達幾十字的長篇銘文。銘文字體蒼勁有力，筆畫首尾出鋒，中間肥碩，多有波磔，一些字體還沒有完全脫離象形結構。

西周早期的青銅器大體承襲了商代晚期的風格，唯銘文字數較商代為多。從周穆王開始，一些新的風格相繼問世。就器形而論，新增了簠、盥、附耳圈足盤、獸形匜等器形，原有器物的形制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如鼎一變而為垂腹鼎，再變而為蹄足鼎。器物的花紋也由繁縟精細趨於簡易草率，盛行粗線條的竊曲紋、瓦紋、重環紋、環帶紋、垂鱗紋與蟠龍紋。銘文則甚為發達，多者可達數百字，堪謂史籀之續貂、尚書之遺篇。銘文字體圓潤，筆畫均勻，圖形文字已很少見。

春秋早期，青銅器的製作還保持著西周晚期粗放的風格。中期以後，傳統風格始被突破，呈現了清新活潑、欣欣向榮的景象。這個時期，在河南中部、北部的中原地區，傳統的斚、爵、觚、觥、卣、尊、彝、盥等器形基本消失，而出現了帶蓋豆、敦、缶、鑒等新器形。固有的器形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如鼎多為附耳加蓋的蓋鼎，鼎足呈瘦長的馬蹄狀，與以前鼎的形制差別很大。花紋題材盛行蟠螭紋和蟠虺紋。器身的裝飾性增強，攀龍附獸，高雕淺

刻，顯得活潑多姿，生氣盎然。在器物的組合方面，開始形成了鼎、簠、舟、盤、匜的基本模式。器物銘文多鑄在顯眼部位，字行整齊，排列對稱，文體多用韻文，字體也有意工整。在鑄造技術上，採用了分鑄焊接工藝。分鑄法雖在商代已經發明，但歷來都是將附件嵌入器范上與整器鑄為一體，此時則將附件單獨制范鑄造，而後再用熱焊法將附件焊接於器物之上，如新鄭和淅川銅器群中均有分鑄焊接的實例。

春秋時期，列國並立，僅河南境內就存在過數十個小國。各國的文化面貌皆有獨異之處，其中以楚國文化最具與眾不同的特色。今河南南部的南陽、信陽兩市地域，彼時均屬楚國的勢力範圍，受到楚文化的強烈影響，因此，這兩個地域出土的春秋時期的銅器，除具有中原文化因素外，還具有明顯的楚文化色彩。器形有中原所罕見的浴缶、敦、罍等，一些器物的造型如王子午鼎、盤、匜等與中原地區的同類器存在著顯著的差別。器物組合以鼎、簠、缶、盤、匜為常見，亦與中原地區有別。銘文字體修長，筆道纖細，且以富於裝飾性的鳥蟲入字，形成別具一格的書法風格。在製作工藝方面，也有許多創新，如鑲紅銅工藝和錯金工藝，似乎楚文化區要早於中原地區運用。最值得一書的，是楚國青銅器鑄造中的失蜡工藝，像淅川所出的雲紋銅禁、王子午鼎以及其他器物上的附件，多以失蜡法鑄就，這是我國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失蜡鑄件。失蜡工藝在文獻上始見於唐代，淅川失蜡鑄件的出土，將我國使用失蜡工藝的歷史提前到公元前六世紀之前。總的來說，南方楚國與中原各國在銅器製作方面既有許多相似之處，又有明顯地區別。一般而言，楚國青銅器的製作工藝比中原各國更為先進。

戰國時期，貴族隨葬禮器以鼎、豆（或敦）、壺、盤、匜為常式。紋飾仍沿用春秋中期以來的傳統風格，並新出現了一些寫實性強的花紋圖案題材，如水陸攻戰、宴樂、射獵等圖案。在製作工藝方面，鑲嵌工藝和錯金銀工藝繼續流行，並出現了髹漆工藝。到戰國晚期，西周以來的禮製已不復存在，貴族墓多以仿銅陶禮器隨葬，而不再使用銅禮器，此時，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新興的鐵器和漆器製作上，鼎盛一時的傳統青銅文化便由盛而衰，逐步轉移方向了。

漢代以後，青銅器的重心發生了重要轉移，銅鏡、貨幣、璽印及其他工藝品成為青銅器的主流，尤其是銅鏡，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變化，形成了許多風格迥異、富有時代特色的造型和花紋流派。直到唐代，青銅器的製作工藝還時有創新發展。唐代之後，青銅器日漸稀少，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



1

弦紋罍 夏代

通高 45、口徑 26.4 厘米

1952 年本館征集

侈口，有加厚的唇邊，沿上立一對菌狀柱，束腰，鼓腹，圈底下鑄三個空錐狀足，有罍。腰飾弦紋，紋間稀疏點綴幾枚乳丁，腹部鑄有五個圓形鼓面紋，罍上範縫明顯，並有四個不規則的豎條形鏤孔。



饕餮紋鼎 商代
通高 18.5、口徑 16.5 厘米
1955 年河南鄭州市白家莊出土
敞口，折沿，沿上立一對直耳，深腹，圓底，空錐狀足。上腹飾饕餮紋。

2



饕餮紋甗 商代
高 24.5、口徑 13 厘米
1955 年河南鄭州白家莊出土
小口，沿外侈，長頸，折肩，深腹下收，圓底，高圈足。肩飾斜角雷紋，腹飾饕餮紋與雲雷紋，圈足飾有雙弦紋及三個十字形鏤孔。器頸還鑄有三個龜形圖案，或釋為“囧”字。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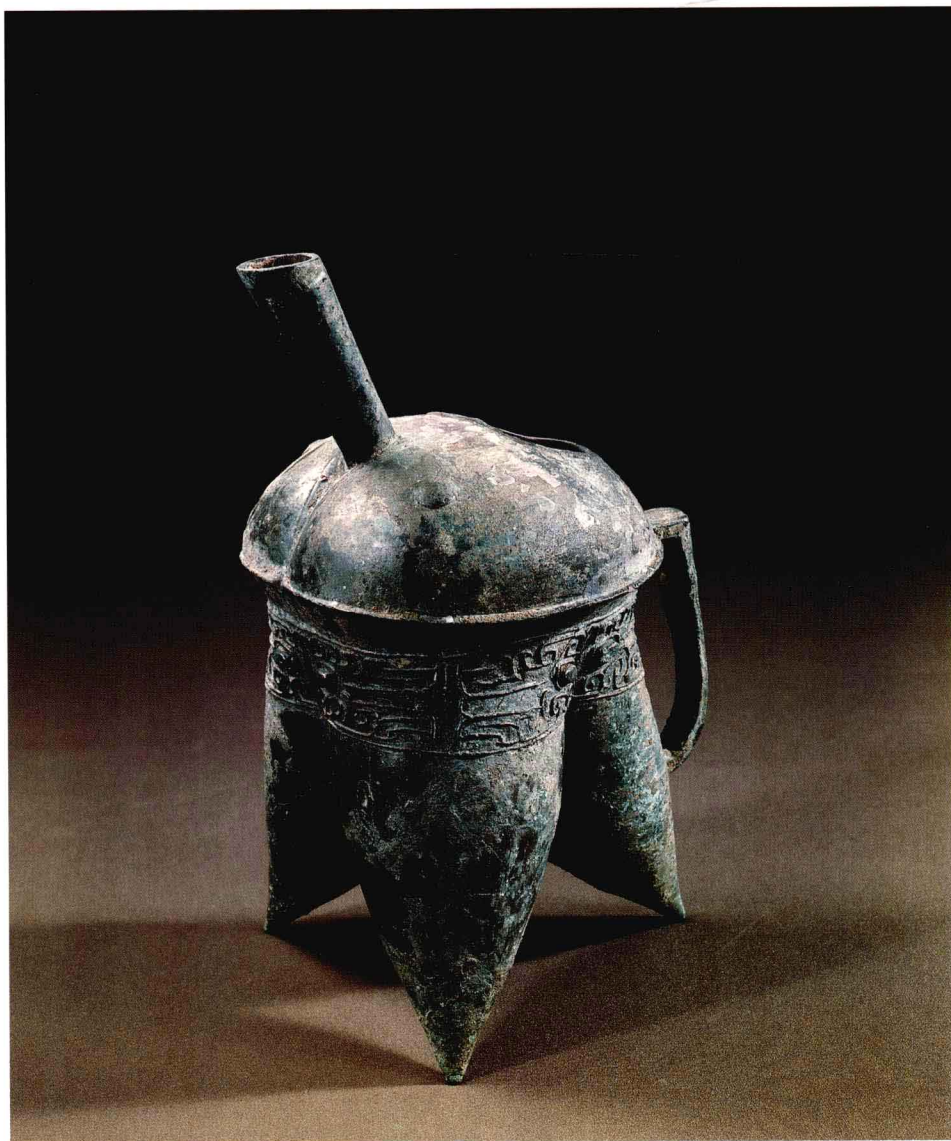
4 饗饗乳丁紋方鼎 商代
通高 87、口邊長 67×61 厘米
1974 年河南鄭州市張寨南街出土
口部近似正方形，平折沿，上有拱形立耳，壁微內收，平底，空柱狀足。器壁四周均以饗饗紋與乳丁紋裝飾，足部亦鑄有饗饗紋與弦紋。



單線饕餮紋爵 商代
通高 14.5、流至尾長 14.2 厘米
1976 年河南中牟縣黃店出土

敞口，窄長流，尖尾，有加厚的唇邊，流折處立一對矮柱，束腰，鼓腹，平底，三棱錐狀足微外撇，有鑿。上腹飾連珠紋一周，下腹飾單線饕餮紋兩組。

5



饕餮紋盃 商代
通高 25、流長 7 厘米
1976 年河南中牟縣黃店出土

上部封頂，留有心形口，管狀長流，兩側各有一隆起的圓面象目，俯視恰似一副人面。器身微束頸，分襠，袋狀空足，寬執鑿。頸部飾單線饕餮紋一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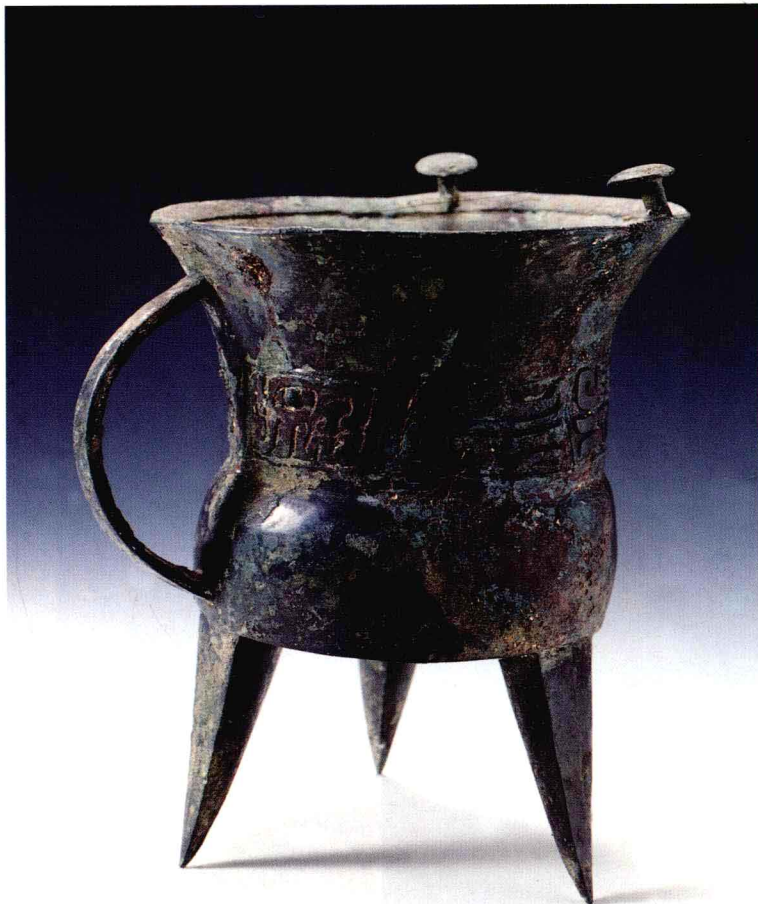
6



饕餮紋觚 商代
高 20.5、口徑 12.3 厘米
1955 年河南鄭州市白家莊出土

喇叭口，直腹，平底，喇叭狀高足。腹部飾以單線饕餮紋，圈足飾雙弦紋，並有四個十字形鏤孔。體輕壁薄，紋飾古拙。

7



夔紋斚 商代
通高 21、口徑 15.5 厘米
1954 年河南鄭州市採集

侈口，口部有加厚的唇邊，沿上立一對菌狀小柱，束腰，鼓腹，平底，三棱錐狀空足，一側有弓形執鋸。腰部飾對夔紋一周。

8



9

夔龍紋盤 商代

高 10、口徑 30、足徑 17 厘米
1955 年河南鄭州市白家莊出土

敞口，折沿，平底，圈足。腹飾一周連體夔龍紋，圈足上鑄有三個十字形鏤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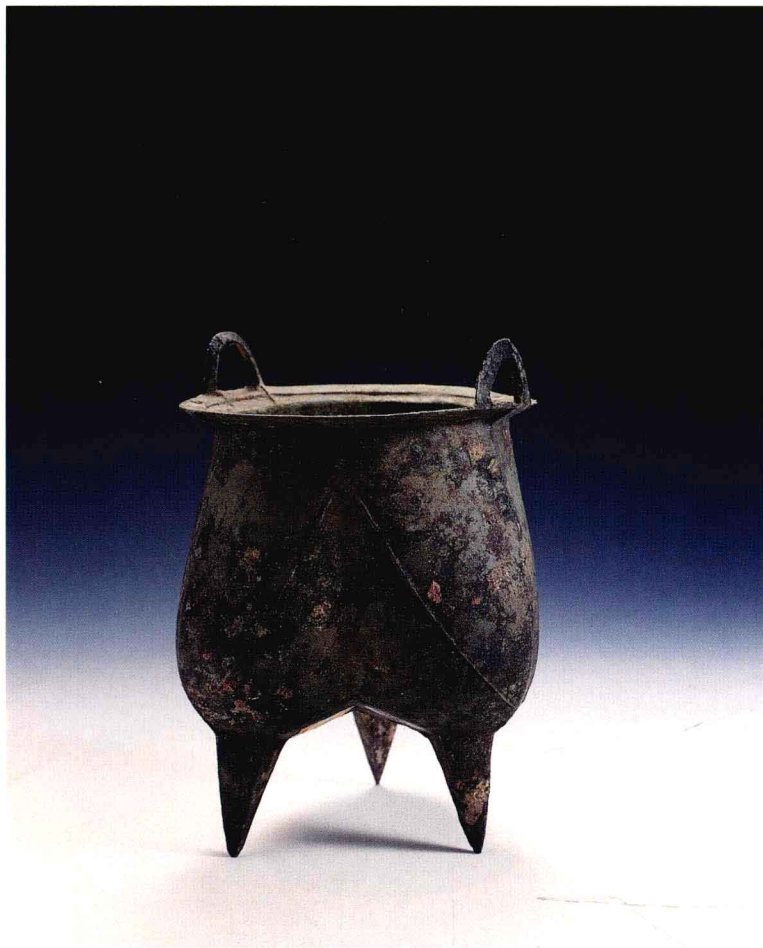


人字紋鬲 商代

通高 34.5、口徑 22 厘米
1974 年河南鄭州市張寨南街出土

斂口，捲沿，上有立耳一對，鼓腹，分襠，錐狀實足。上腹飾弦紋三周，下用雙線繪人字紋三組。

10



人字紋鬲 商代

通高 19.3、口徑 13.4 厘米

1954 年河南鄭州市楊莊採集

斂口，侈沿，上立一對半圓形耳，深腹，分襠，四棱錐狀空足。器表僅飾單線人字紋，古樸簡潔。

11



饕餮紋甬 商代

高 16、口徑 11.4 厘米

1960 年河南鄭州市白家莊採集

直口，折沿，束頸，頸部有兩個對稱的半環形耳，折肩，鼓腹，圜底，圈足。器頸鑄弦紋兩周，腹部飾以三組粗獷的饕餮紋，圈足有弦紋及三個十字形鏤孔。

12



目紋爵 商代

通高 15.5、流至尾長 14 厘米

1970 年河南鄭州市東關外採集

敞口，窄流，尖尾，流折處立一對矮柱，扁狀器腹中部微束，平底，下有三棱錐狀足，有鑿。器腹一側飾雙目紋，一側飾饕餮紋，線條簡潔流暢。

13



牛首饕餮紋尊 商代

高 24.6、口徑 22.8 厘米

1957 年河南鄭州市北二七路出土

侈口，束頸，折肩，腹下收，圈底，高圈足，肩部有三個不規則鏤孔。器表紋飾以饕餮紋為主，輔以連珠紋、弦紋。肩部鑄有三個淺浮雕牛首，牛首間飾三條突起的勾雲狀扉稜，與腹部三條扉稜上下對應，使整器更富立體感。

14



夔紋鬲 商代

通高 16、口徑 13、腹徑 13.5 厘米

1955 年河南鄭州市白家莊出土。

侈口，口沿上立一對半環形直耳，微束頸，鼓腹，分裆，下有錐狀矮足。頸部飾夔紋與連珠紋，分裆處用雙線勾出人字紋。

15



饗饗紋罍 商代

通高 29、口徑 19 厘米

1979 年河南鄭州市出土

侈口，沿上立有兩個飾渦紋的菌狀柱，束腰，平底，三棱空錐足。器頸與腹各飾一周饗饗紋帶。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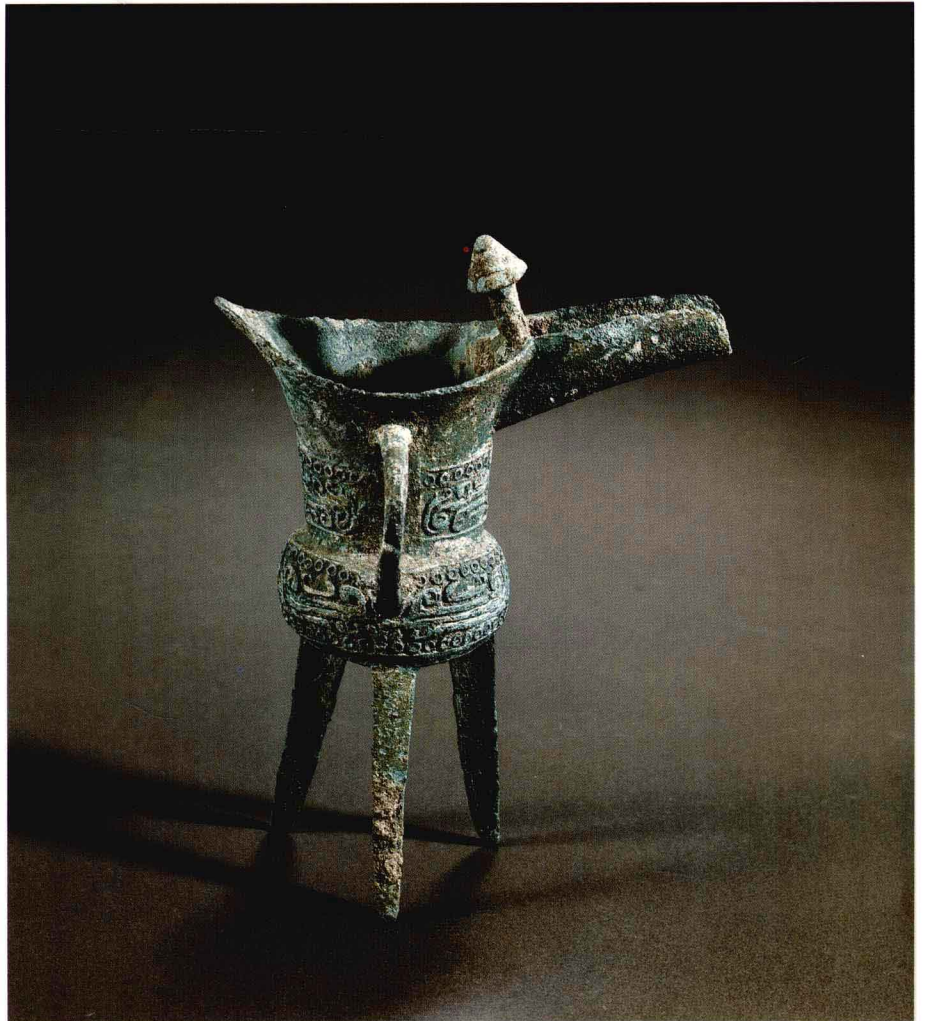
饕餮紋貫耳壺 商代

高 31.7、口徑 13 × 16 厘米

1954 年河南鄭州市人民公園出土

體呈橢圓形，敞口，微束頸，頸兩側各有一貫耳，垂腹，圓底，圈足。頸部飾有弦紋與饕餮紋，圈足飾一首二身的夔龍紋，兩側鑄有鏤孔，耳亦飾饕餮紋。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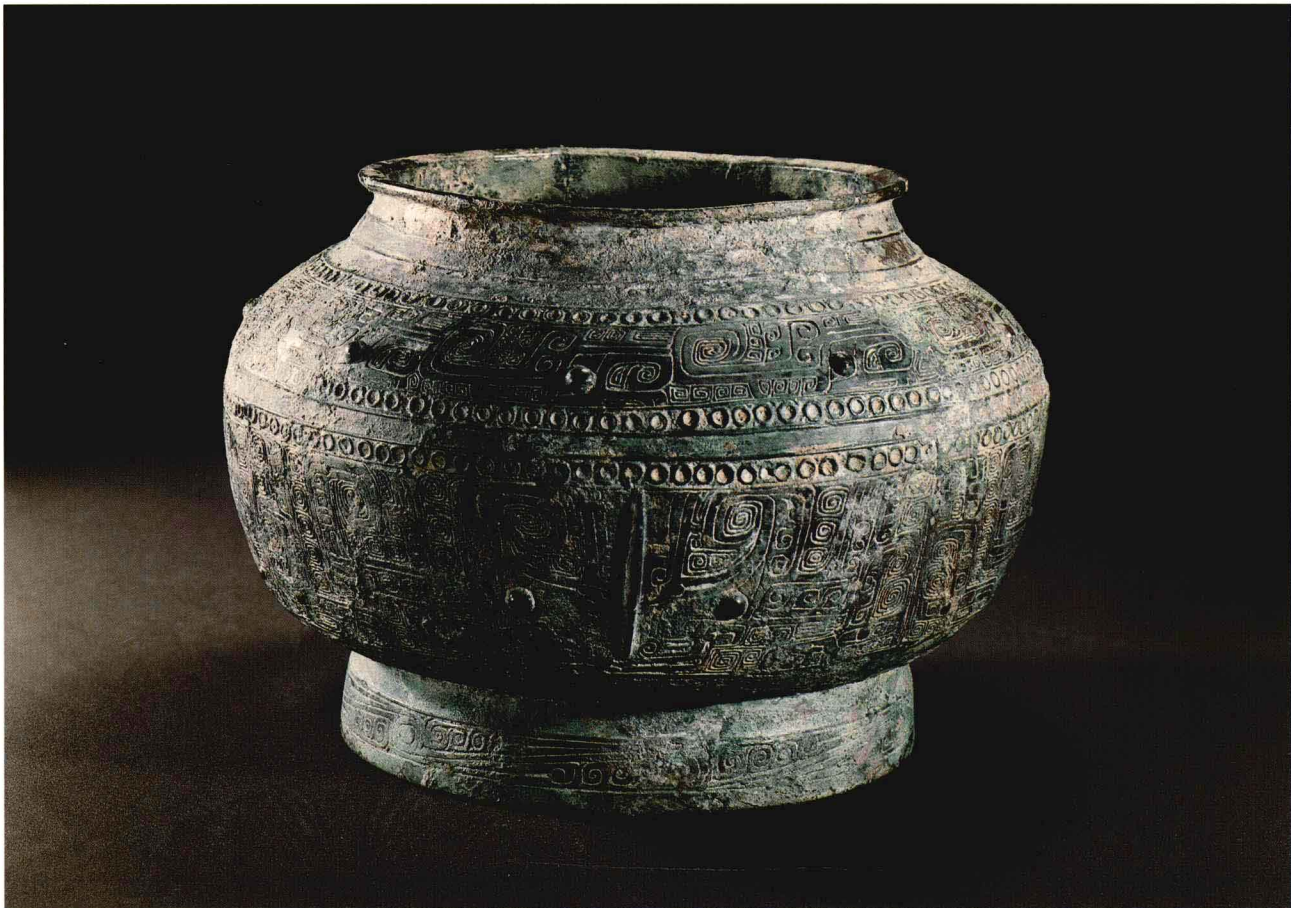
饕餮紋一柱爵 商代

通高 18.6、流至尾長 13.9 厘米

1954 年河南鄭州市楊莊採集

侈口，長流，短尾，獨柱，束腰，底微圈，下有三棱錐狀足，弓形鑿。柱頂飾渦紋，腰與腹用饕餮紋與連珠紋裝飾。

18



19

饕餮紋甗 商代

高 17.5、口徑 16.3 厘米

1954 年河南鄭州市出土

斂口，平折沿，短頸，圓肩，寬腹，平底，圈足。器身用雷紋襯底的饕餮紋、夔紋、連珠紋以及弦紋裝飾，圈足飾斜角雷紋。內底中部還鑄有蟠龍圖案。



饕餮紋一卣 商代

通高 16.5、流至尾長 14 厘米

1983 年本館征集

敞口，窄流，尖尾，獨柱，柱頂飾渦紋，腹壁略外斜，一側有鑿，圈底，三棱錐狀足。器身鑄饕餮紋一周，上下飾以連珠紋。

20



21

“徒”斚 商代

高 37.3、口徑 20 厘米

1968 年河南溫縣小南張出土

侈口，口沿上立一對傘形柱，束頸，頸下有獸首弓形執器，垂腹，圓底，三棱錐狀空足。柱上飾蕉葉紋，柱頂飾渦紋，腹飾雷紋襯底的鴟鵂紋三組，足亦飾蕉葉紋。底內銘一“徒”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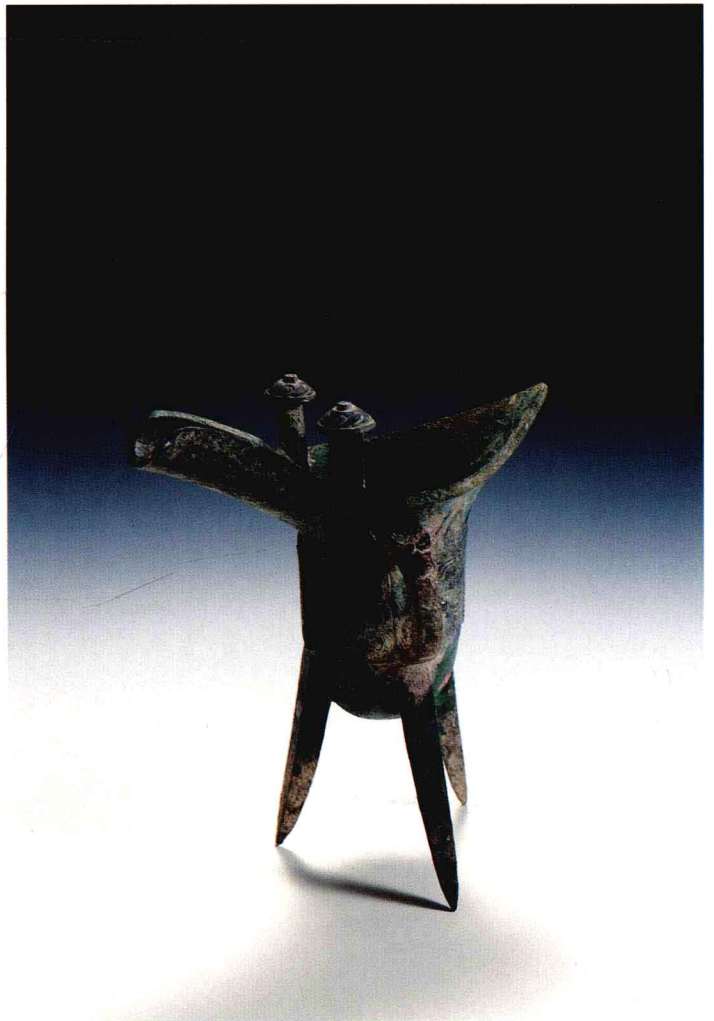


22

回字紋鐃 商代

最大通高 20.5、舞修 12.5、銑間 17 厘米
最小通高 14.5、舞修 9.2、銑間 12.5 厘米
1968 年河南溫縣小南張出土

鐃為最早使用的青銅打擊樂器，一般三至五件為一組。該鐃一組三件，大小依次遞減，造型、紋飾均同。口部呈凹弧形，鐃體為合瓦狀，兩角尖銳，底部有管狀短柄。兩面用凸起的雙線構成回字紋。



饗饗紋爵 商代

通高 18.5、流至尾長 15 厘米
1968 年河南溫縣小南張出土

敞口，寬流，短尾，沿上立一對菌狀柱，深腹，圈底，下有三棱錐狀足，腹一側鑄有獸首弓形飾。器身以兩組雷紋襯底並帶扉棱的饗饗紋裝飾，近口處飾一周蕉葉紋。

23



饗饗紋觚 商代

高 27、口徑 16 厘米

1968 年河南溫縣小南張出土

大喇叭口，細長頸，直腹，平底，喇叭狀高圈足。頸飾焦葉紋與蟬紋，腹與圈足下部飾帶扉棱的饗饗紋，圈足上部還飾有弦紋、蟬紋及兩個十字形鏤孔。

24



“徙”鼎 商代

通高 22、口邊長 17.5 × 14 厘米

1968 年河南溫縣小南張出土

體呈長方形，方唇外折，短邊兩側沿上有立耳一對，直壁微內收，深腹，平底，四柱狀足。四壁紋飾相同，上腹為對夔紋，下腹為饗饗紋，四角與四壁中部各有上下對應的扉棱兩條，足飾雲雷紋與蕉葉紋，內底鑄有銘文“徙”字。

25